

江北司令

张延龄 / 著

孙金魁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江北司令

孙金魁

张延龄 /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江北司令孙金魁

张延龄 著

责任编辑:王玉佩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4.625

插页:2

字数:360,000

印数:3000

版次: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693-8/I·1577

定价:19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 言

孙景玉

孙金魁先生是我的父亲。他的大半生戎马倥偬，我们兄弟姐妹也随着他度过了颠沛流离的童年。不平常的生活经历，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，所以至今父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富于正义感，爱憎分明，性如烈火。而且敢作敢为，在对封建军阀及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，完全置身家性命于不顾。书中所述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、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，在中共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，以及具体到亲手击毙日寇等等情节，都实有其事，并非虚构。同时，他粗中有细，临事果断有谋略。在指挥军队作战时，常常以少胜多，巧妙地打击敌人，壮大自己。在辛亥革命、反对北洋军阀以及抗日战争时期，都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，父亲一生憧憬并为之奋斗不息的国家富强统一、人民富裕幸福，正在逐步实现。父亲晚年也在新社会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，以八十七岁高龄善终于家。他的事迹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口碑流传。我们兄弟姐妹以及三代后裔，都能安居乐业，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工作着。作为中国人民，我们为中国历次革命的胜利，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感到自豪。作为孙金魁的后裔，我们也为自己先辈曾作出过无愧于国家、民族的贡献而自豪。所以我们常以先辈事迹教育后代。这不仅是保持我们的家风，光大我们的家声的事，更

重要的是，把父亲的事迹留传下来，对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，都是有益处的。

前年，有同事多年的老友张延龄先生，向我提出想把我父事迹写成传记小说。他以为叙述我父一生的奋斗史，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的艰难。使读者了解过去，加深对当前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，对于我们教育青少年一代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坚持民族气节，不无裨益。张先生的建议对我触动良深。既然能使父亲的爱国事迹不致泯灭无闻，又对当代人有所启发，我又何惜把他鲜为人知的真实经历公诸于世？因此把我和我家族成员们所知道的父亲的事迹写出梗概，提供给张先生。张先生奋力笔耕，历时一年写出了这本传记小说。完稿之后，承安徽省文艺出版社大力支持，与作者多次磋商，提出详尽的修改意见。作者进行了反复加工，历时又将一年，终于使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此书写成，正值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刚过。而此书出版又值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前夕。亿万爱国人士的百年原望即将成为现实。国家的繁荣昌盛，世界的和平发展，当可告慰先父于九泉了。

值此书出版之际，我仅代表我们全体家族成员，作为孙金魁后裔，对作者、编者付出的艰苦劳动，对于出版社给予的大力帮助，表示深切的谢意。并望广大读者读过此书之后，意识到今天安定、幸福的环境来之不易，从而发奋图强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。

在这部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，对给予热情支持和赞助的省县政协、萧县酒店乡党委和政府；对于提供史实和资料的家乡父老、革命干部、知识分子，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忱。

第一章

官道上一辆二大套轿车由西向东驰奔。这里是徐淮黄泛平原地区，细沙土地的路面，上面还有一层浮沙。骡蹄子踏在浮沙上，踏出沉默的“噗噗”声。除了车子轮轴间隙互相撞击的“啞当”声外，听不到车轮碾地的声音。声音不大，烟尘却不小，像一个庞大的黄团裹着车子，车后还拖了一个又粗又长的黄尾巴。不用说两匹一色的枣红色的驯骡已经变成黄色的了。

十月下旬天气，又是个白阴天。野地里干枯的棉花棵有的还没来得及拔掉。北风吹在棉棵上发出“嗤楞、嗤楞”的声音，像土蜂子楔而不舍地撞墙。虽然已时已过了，仍然十分寒冷。赶车的韩老头跨在辕座上，把鞭杆抱在怀里，一任性口自由地奔驰。牵车的金魁更没有事情做，宽阔平坦的大道，怎么走也下不了轍，他乐得脚蹬在车后撑上，稳稳当当坐在车尾巴上打瞌睡。他们是江苏萧县汪家寨首富汪家的长工。车棚里靠后头坐的是他们的东家汪仁礼。一年的农事已毕，他要进萧县城去办事。他身前凭靠车窗坐着的是他的保镖薛宗贵。这保镖内衣扎在牛皮腰带里边，腰带上对插两只毛瑟枪。外罩的大夹袄不扣纽扣，只虚虚地把双枪遮着。轿车上蓝呢子车衣低垂，外面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人无人。

前面烟笼寒树，围绕着一个大村镇，叫做沈家楼。轿车从沈家楼南寨门进村，向北走半截街再折而向东，出东寨门才是直奔萧县的官道。他们走到向东拐弯的丁字路口，一下子愣住了。韩老头“吁——”地一声喝住牲口，把轿车停靠在南北街西侧。才

二十多天没从这里路过，怎么就变戏法似地堵着向东去的街口修起了一座过街阁楼来！阁楼修得雕梁画栋自不必说。阁楼底下本是可以让车子通行的，只是狭窄了些，一辆车宽阔有余，两辆车要在阁楼下错过却稍微差了一点。这时恰恰在阁楼底下靠北停着一辆二大套轿车。拉前套的是一匹没阉的马儿，它前蹄刨地，“咳咳”地怒叫，一看便是个不安份的烈倔牲口。车上持素色车衣。车窗口帘韩高悬，可以看见里面坐一个穿重孝的年青女子嘤嘤啼哭。这是天缘凑巧，还是沈家楼沈家有意安排的？这沈家楼首富沈全福与汪仁礼素来不睦，上次汪仁礼进县城纳粮路过沈家楼，在沈家大门口没有下车子，沈全福便放出话去，要叫汪仁礼在这里丢人打脸。现在看这光景，要叫赶车的挪挪那辆车子，任凭你喊破喉咙也是喊不来人的。你要试着过去，万一不论碰坏了谁的车子都是麻烦。要是车子碰撞吓惊那匹公马，拉着个年轻媳妇狂奔出了意外，就更给沈全福抓住理由，还不知赖个什么结果。退一步的办法是绕道过去。这真是前逼一步水深山险，后退半尺海阔天空。可是这样沈全福叫汪仁礼丢人的目的便达到了。大财主们有几个是能退步的？再说也显得赶车人无能。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，要是光能抱着鞭杆唱小调，谁肯花三倍于长工的工钱雇赶车的？韩老头见此情形，向车尾叫了一声：“金魁！”

金魁从车尾巴上跳下来，向韩老头使了个眼色，便走到车前，从车棚里拽出一个布掸子来，往车棚上轻轻抽打。他生得五短身材，紫膛色丰厚的圆脸盘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说话、走路文文静静、不紧不慢，浑身透着细致和精明。他掸干净车棚，又把韩老头和自己身上的灰尘掸掉，连两匹骡子身上也掸了一遍。去掉了这一层黄尘，人马都显得精神了许多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已仔细看了眼前的情况，心中也打定了主意。他对韩老头说：“大爷，这车得牵准了才能顺利地过去。您牵车，我替您老人家赶这两步。”又向车窗里边叫了一声，“东家，坐稳了！”说着从韩老

头手中接过鞭来，扬鞭打了两个脆响，韩老头用手抓住了挑头骡子的嚼环子，往前一带，车子拐过半边来。

就在这时，两杆红缨枪往街口上一横，挡住了路。一个沈家护院的庄丁谦恭有礼地叫道：“掌鞭的小兄弟，请慢行！这阁楼上彩绘的油漆不干，您兄弟一鞭抽上去一个印子。要在这楼下路过可以，只是不能打鞭。”

金魁哈哈笑出一串童音。长笑之后，他把长鞭在路边修楼用剩下的一堆石灰上蘸了几下，上下都蘸满了石灰。他说：“打鞭尽管打鞭。要是抽到阁楼上的彩绘，留下一个印子，叫你解一个骡子牵走！”

这时街口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听金魁童声童气说出这一片大话，一齐喝起彩来。

“慢着！”路西正对街口有一家小酒铺，从铺子里走出一个年轻女人，丰腴白腻的脸孔，穿一件云子滚边的雪青色薄袄，天蓝色撒腿裤，一手端一个豆青酒碗出来，肥大的袖口里露出两半截浑圆如玉的胳膊。她两只大脚不过稍微裹了一下，一双绣花鞋虽然是尖的，其实比男人鞋小不了多少。因为脚大，走路很是稳实。她咚地走到跟前，说：“二位赶车师父，喝下这碗酒去，壮一壮声色！”

韩老头接过一碗酒去，金魁却推着酒碗说：“我不会……不会！”

女人用空出来的一只手在金魁肩膀上拍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酒是我奉送的，不跟你要钱！”

这一拍把金魁拍得脸腾地一下红了，韩老头把另一碗酒也接到手里，正色对那女人说：“别逗他！人家老实！”把另一碗酒也喝下去了。

众人目不转睛，看他二人怎么把车子赶过阁楼去。金魁不慌不忙，在修阁楼剩下的一堆砖头瓦块中选了两大块大一些的半头砖，

平一块立一块放在停住的那一辆车轮子跟前。人都不解其意，韩老头却早已明白了，扯起挑前套的骡子紧贴阁楼南墙向东走。金魁右臂全力抱住辕杆对着方向，用左手甩鞭一连打了十几下，那鞭声震着楼音分外清脆，轿车子右轮从平砖轧上立砖，轮子走高，轴头翘起，从停着的那辆车子轴头上面跳过去了，一点都没有蹭着，车后爆发了一阵叫好。金魁把车子再一次停下，回头向那为头的庄丁拱手道：“大哥，看看鞭抽坏阁楼的油漆没有？”

那庄丁早已看出金魁甩的都是卧鞭，根本不过头顶，哪能抽到楼梁上。便看也不往上看一眼，只管也拱手让道：“兄弟请，不要耽误了路程！”

轿车重新赶起，走在沈家楼的的东西大街上。这街上便是沈全福家的府第。路北是住宅，路南是酒坊、油坊、酱园子。他们把串铃挂在两匹骡子脖子上，“丁当、丁当”的串铃声，在待两旁的高楼大厦间回荡，车子扬尘远去了。

沈全福在后宅上房里听说汪仁礼顺利通过阁楼的情况，又是恼怒，又是沮丧。他叫来赶轿车子的孙二训斥道：“你就不会把车子往中间放一放！看他敢碰一下我的车。”

车夫说：“老爷息怒，下次我一定挡住他！”

“放屁！出门千条路，下次他还往这条路上来？要想挡住他，除非每条路上都修上阁楼，放上轿车子挡着，我那就光和他擻劲儿吧！什么事都不用干了！”

孙二不敢再说，倒退着出了客厅。这时一个女人进来禀道：“老爷，二姑娘这就回去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就走！”

“要不要去个人送送她？到那边没个娘家的人送，脸上……”

“送什么！我早告诉她了！不是正巧碰上汪家寨的车子，他们早到家了！你再给她说说一次，还是那句话：到她婆婆家就上吊，我

和她公公打官司，叫她婆婆披麻带孝，发送她！”

女人是给二姑娘随嫁的。听沈全福这么一说，只得也退出来。孙二等在门外，相对叹了一口气，就相跟着出门去了。

原来这二姑娘是沈全福的二女儿，嫁给萧县城赵广鑫的大儿子赵培成不到半年，赵培成便死了。婆婆说她命毒克死了丈夫。二姑娘受不了闲言碎语，来找娘家爹讨主意。不料爹爹全不顾父女之情，竟拿自己活生生的女儿的性命当打官司的筹码！她知道自己父亲的话像圣旨一样，是不能改变的，只得哭哭啼啼上车子走了。

沈全福怒犹未息，又一迭连声叫沈全刚。这沈全刚是沈全福早已出了五服的兄弟，在他家当一名看家护院的庄丁头儿。他一听沈全福叫他，知道没有好事，忙去找了教书的先生杜鹤年陪他同去。也并不是这杜鹤年在东家面前有多大的面子，而是因为他一副穷酸斯文相，沈全福高兴了拿他当玩物耍弄，不高兴了当出气筒。朝别人不便发的脾气，可以朝他发；朝别人不便说出来的话，可以朝他说。沈全刚叫他去，说不定能把东家一肚子邪火引到他身上。杜鹤年见沈全刚叫他，跟着去吧，又是给他当垫背的；不去吧，得罪了这些人不知又会在东家面前搬弄什么是非！事出两难，也只得跟着去了。

单等二人磨磨蹭蹭进了上房，沈全福十来袋水烟已经吸完，只把火煤子吹燃了又晃灭，晃灭了又吹燃，百无聊赖的样子，其实心中正在思谋着对策。见二人进屋，指指春凳叫他们坐了，像是对他们说又像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一次又没有斗过汪仁礼，全因为他那小掌鞭的之故。他有这么个掌鞭的，以后阖县的乡绅先生们在县城聚会，又有得风头出了。那个小孩子是哪里的？怎么学了这么好一手赶车把式？”

沈全刚哪里知道？怕答不上来东家还要追问，忙转脸看杜鹤年。只见他两眼呆呆地直愣愣坐着，对东家的询问仿佛完全没听

见。忙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说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杜鹤年知道是说那个赶车少年的事，但是东家问的什么事情他确实没听清楚。他正在沉思之中。沈全刚一碰使他反过神来，却仍然顺着刚才的思路说：“我看这年轻人是个将才。战国时候燕国乐毅伐齐，齐国田单从安平退守即墨，途中断其车轴末而附铁笼……”

沈全刚谄媚地望着沈全福的脸，呵斥杜鹤年：“别泛你的酸了！”

“你连酸也泛不出来！”沈全刚转移目标的打算没有得逞，沈全福只对着他咆哮，“你长着鼻子、眼睛，是用来拉屎撒尿的？败了还不知道败在谁的手里，这样的蠢材能作什么用？快去叫老杨来！”

沈全刚挨个狗血喷头一顿训，正没好气，出来到院子里直着喉咙叫了一声：“杨步云！”

杨步云知道有事，早伺候在附近，一喊就到。他干瘦短小的身材，年纪三十岁不到，戴一顶红疙瘩青缎子帽垫，古铜色长袍外罩玄色“寿”字团花马褂，青鞋白袜。两脚有些外翻，走路像个鸭子似的。他是沈府的管家，与沈全刚是他们主人一文一武两个得力心腹。当下杨步云进了上房打躬道：“东翁呼叫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刚才给汪仁礼赶车过去的少年，是何许人也？怎么有这么好的赶车本领？”

“我也是刚刚打听了来。此人姓孙，名叫金魁。本县寇楼村人氏。属猪的，光绪十三年丁亥生，算来今年该是十八岁了。他娘是汪家寨汪家的仆妇，他自幼在汪家长大。十来岁上给赶轿车子的韩老关帮槽喂骡子。东翁你也知道，那韩老关在江湖上颇有来历，大概是为了避祸才挈家带口流落在此地的。那韩老关爱孙金魁精明，便把一辈子所学的本领统统传授给了他。”

沈全福叹道：“只怕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”

“听东翁的意思，莫非对孙金魁有意？”

沈全福说：“老杨，你知道，汪寨与沈楼是本县西南乡相邻的两个乡。凭他汪仁礼，地土、房子、骡马，哪样也盖不过我存善堂沈府去！只是他有个儿子在直隶入了新军，不知怎么弄了两只毛瑟枪，在县城里抖够了威风，连县太爷都羡慕。如今又有了这么个高手赶车，眼见得西南乡的光彩被他一人占尽了。怎么能把孙金魁挖过来，也分他一些秋色。”

“我已熟计过了，此事并不难。此人的母亲甄氏，与东翁沾着些瓜瓞之亲，论起来得算是东家的表侄女呢！”

“哼！她家不过与我外祖家沾着个本家罢了，小门小户人家，谁和他有亲戚！”

“东翁差了。不过利用这么个说法而已，哪里便那么认真，听说他家早年逃荒到河南汤阴，他的父亲遭时疫死在异地。全赖甄氏讨饭为生，把他带回本乡，拉扯成人，母子相依为命。此人对母亲十分孝顺。自从他在汪家有了工钱，便不叫母亲再给汪家佣工，回到老家寇楼居住。他顶多十多天便要回家看母亲一次……”

杜鹤年此时竟下意识地倾口而出：“此迎徐母致徐庶之计也！”说完又深悔失言。因为这话一则把沈全福比作了曹操，怕沈全福听了不依。二则料事在杨步云之前，又怕杨步云嫉妒。幸而沈、杨二人一向看不起他，他说话从不引他二人注意，竟然没有听清。沈全福倒是认真听着，随时搜寻他人的口病、过失，当作向主人献殷勤的由头。无奈这话他却没有听懂。杜鹤年偷眼看三人都无表情，才渐渐放下心来。

这边杨步云只顾得意地附耳向沈全福献计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沈全福大喜，便命依计而行。

三人见沈全福又点燃纸媒，装水烟袋了，知道没有了他们的事，便一个个退了出来。杨步云自去照计行事不提。杜鹤年独自

快快地回书房里去。他二十岁进了秀才，满望从此可以平步青云。不料蹉跎科场近十年没有上进。家中贫寒也无力继续攻读，只得揽了馆在沈家教书。无奈沈全福是刻薄成家的暴发户，不知道尊师重儒的道理。大儿子不够六成心眼儿，名叫达开，人们谐着音叫他大呆。二儿子沈达合顽劣异常，也不是读书的材料。只有他家的三姑娘聪慧，但却是个野性子，自幼起名叫秀兰，长大了自己嫌俗气，私自改成秀岚。读音不变，父亲也没有在意。她从小裹脚的时候，杀猪似地嚎叫，避了人就用剪子铰开。她娘把她绑上双手，谁知她骨骼柔软，弯腰用牙能咬着脚，用牙齿啃把裹脚布扯碎。因此长到十九岁了，还是一双大脚。她爹叫她随两个弟兄去念书。教她《女儿经》、《女诫》，她根本不读。她说：“我才不信几从几德那一套！别打算像二姐似地被爹爹把我也填到火坑里！”她要 and 哥哥、弟弟念一样的书。废止科举以来，鹤年教学的方法也有所改良，不是光教学生念书歌，几年以后才开讲。他是边讲叫学生边念。于是老师教她随哥哥、弟弟们一齐听讲《诗经》。开始讲《关雎》一篇，弟兄们都听不懂，三姑娘却懂了。她哈哈笑着说：“老师，你快别说什么‘关关’雌雄相应之和声也了，就说公鸟和母鸟叫着凑着想压个蛋儿，不就完了！”弄得杜鹤年哭笑不得。她虽然顽皮，心地却好。她很是同情老师，两个弟兄找老师麻烦的时候，她都挺身护着老师。因为她是父亲宠爱的四姨太太生的，在父亲面前很是娇惯，两个弟兄都怯她一头。

杜鹤年无精打采地回到书房，只见两个男学生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书房里只有三姑娘秀岚俯案在用什么功。鹤年走到，秀岚不藏不躲，反而把“功课”推到老师面前。鹤年低头一看，原来竟是用竹纸隔着描《三国演义》上的绣像。鹤年伸手要夺时，又被她护住了。秀岚笑道：“老师，我怎么看您从外面回来不大高兴？受谁的欺负了？告诉我。”

鹤年把刚才的经过一说，秀岚对孙金魁赶车过阁楼的事发生

了兴趣，又仔细询问了一遍，问到的细节连鹤年也不知道。末了又说：“等这个孙金魁来了，请您告诉我，领到内宅里叫我看。”鹤年只得答应着。

一连十几天，秀岚天天询问孙金魁来了没有。听说没有来很是焦急。杜鹤年说：“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来呢！”

秀岚说：“老头儿想办的事要是办不到，准生别的坏心，叫杨二坏变着法儿害人。怎么给孙金魁捎个信叫他来呢？不要遭了杨二坏的暗算。他要来这里，咱爷们一个心眼，暗里帮着他，不能叫他吃了亏！”鹤年也只得答应着。

杨步云备了一匹快马，顺大路往北，过午时分来到距沈家楼五十里之遥的黄河故道上一个大镇店，名叫夹河集。在镇中大街上拴了马，进了一家茶馆，字号叫“陆仙茶园”。吩咐茶掌柜泡了一壶好茶，自斟自饮起来。他这次出门一改平时的装束，周身江湖打扮。光头没有戴帽子，一根松三扣的大辫子拖在脑后。担披着青布长袍，把一双青色千层底布鞋踩倒了后跟趿拉着。茶掌柜知道是江湖上有来历的，便附耳向一个小堂倌低言了几句，堂倌应声去了。不多时从外面来了一人，看来有将近五十岁年纪，也是担披长袍趿拉布鞋的，手里托一个画眉笼子。进来以后冲当门桌子上放了笼子，便就那桌子前正襟危坐，不言不语。直到茶掌柜泡上茶来，把茶斟上，这才突然站起，冲着杨步云一拱手道：“山高路远水又深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——老大，这边吃茶！”说着用双手抱住茶碗，把茶碗口周围严严地箍着，举向杨步云。这原是在理会见面的“盘道”的暗号。你要是对不上暗语，接不过茶碗去，便是冒充的了。

杨步云闻言，站直身来一揖说道：“一杯清茶向我来，老大关门小弟开——老大放行！”

那人把两手掌伸直，只用两掌心相抵着捧着茶碗。茶碗口上

便露出了两边。杨步云两手舒掌，用中间三指从空出来的两边把碗抵住，接了过来。

双方知道都是自己人，就要进一步深谈了。杨步云抢先说道：“老大尊姓？不知是什么香头，第几个字的？”

那人说：“鄙姓李，香头属‘字’，第十七个字的……”下面不说了，便是考考对方知不知道这第十七个字是什么。

步云道：“那么尊名‘义’下，是什么？”

那人见他如此说，表明他知道第十七个字是‘义’字了。便答道：“李义平。不敢动问……？”

“惭愧，在下香头为‘剑’，我是第十五个字，鄙姓杨，杨步云。”

原来在理会支分派析，按《千字文》顺序排列。每一支派用《千字文》上一个字代表，这就是“香头”。香头表明各派之间的亲疏关系。至于第几个字，则是论的行辈，也就是从师承关系上属于第几代。现行的二十辈是“天地无人道，家理演崇教；冲和正本德，礼义兼忠孝”。凡在理之人内部相称有另起的名字，起名便按这个行辈来起。尽管素不相识之人，萍水相逢，叙起行辈来，相互称呼也是有条不紊的。好像家庭宗族内一样。所以“在理”又叫“在家理”。当下李义平一听对方长着两辈，便不敢怠慢，忙道：“不知师祖远来有何吩咐？”

“我要见你们香主。”

“请师祖见谅。如果小的不能够代传尊意，必须面见香主的话，依咱们家的香规……”

杨步云抢先说道：“咱家的香规是行客拜座客，我理当先去拜访。”

李义平道：“那是熟人来往。咱爷们初次来往，还是叫敝香主先拜访您为好。”

杨步云没法，只得说：“那就要劳驾你去带个信了。”

“理当，理当！”毕恭毕敬地走了。不一时香主来到，竟是个二十多岁青年人，倒比那李义平长着一辈，名叫赵礼松。

寒暄已毕，赵礼松问起杨步云的来意。杨步云说：“托你们去办一样事情，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。不独如此，你们在办事中得利多少，我这里另有相等的酬谢。不必问是受谁的吩咐，本会的规矩你们是懂得的。”

赵礼松说：“步云叔，不必藏头露尾了。有什么差遣尽管明讲。”

“寇楼村东有一道半截小街，与村庄不相连接。住着五户人家，中间一个寡居妇人，在外为人佣工，实际只算是四家。中间两家姓金的是与本会有怨之人，两边两家一姓郭、一姓曹，又是与上面有恩之人。因此命你们去抢掠焚烧姓金的，又不可伤了郭、曹二姓。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冬至之日动手，这夜如果刮东风，就抢掠东金，抢完一把火烧光；如果刮西风，就抢、烧西金，为的火势不至延烧外面的两家。”

赵礼松踌躇道：“我们在理会祖师训教，从无烧杀之事，小侄不敢从命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岂止不行烧杀之事，还要讲三规、五戒，孝悌忠信。可是那是常理。现在非常之时，谁知上头祖师有什么玄机？空口说空话贤侄自然不肯贸然从事。我给贤侄看一个物件，自然就会照办了。”说着把衣襟一撩，内里腰带上垂着一个半桃形的铜物，平的一面刻着几个篆字，原是在理会传递命令的铜符。那半个铜桃存在祖师处，这半个给派出的专使作信物。

赵礼松知道此物，却是头一次看见。小字辈的人也不敢要来看。既有祖师的铜符，便答应了下来。

杨步云临走又关照了一句：“也不可太过杀戮。完事以后要告诉他们，仍是汪家寨的汪仁礼所为！”

赵礼松疑疑惑惑不置可否。

第二章

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开始东南风大作。这一天夜里东面一家姓金的遭到抢劫。一般农家也没有多少细软，只把像样的衣服卷了两大包袱。牵走了两头牛，一头驴。抢完又放起一把火来。这是个缺少雨雪的干冬，又有风助着，这火把东金烧尽又把西金烧了一半。可怜孙金魁的母亲甄氏的两间草房，夹在二金中间，自然免不了成为灰烬。幸而抢掠时人都惊醒，所以火起后人都逃奔出来，并不曾伤了人。

次日天刚亮，人们清理余烬，捡拾烧剩下的可用之物。甄氏埋怨自己命苦，未免哭哭啼啼。这时忽听人喊马嘶之声，只以为土匪又来了。人们正要逃避，只见沈全福与两个贴身护卫的庄丁，三匹马已到了面前。后面四五十个庄丁也步行陆续来到，见到这裡的情况，便命庄丁上前询问。这里金家人便说：“我们和汪家寨汪仁礼素无仇怨，不知为什么派庄丁打劫烧杀了我们。叫邻家孙大嫂也遭到连累……”

沈全福听了惊慌下马问道：“哪个孙大嫂？莫非是娘家姓甄的？”

姓金的指着道：“那不就是孙大嫂吗？”

“哎呀，一定是我的表侄女了！”

甄氏不认识，不敢贸然相认，踌躇间沈全福已经来到了面前，说道：“表侄女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甄氏说：“从来就不认识。”